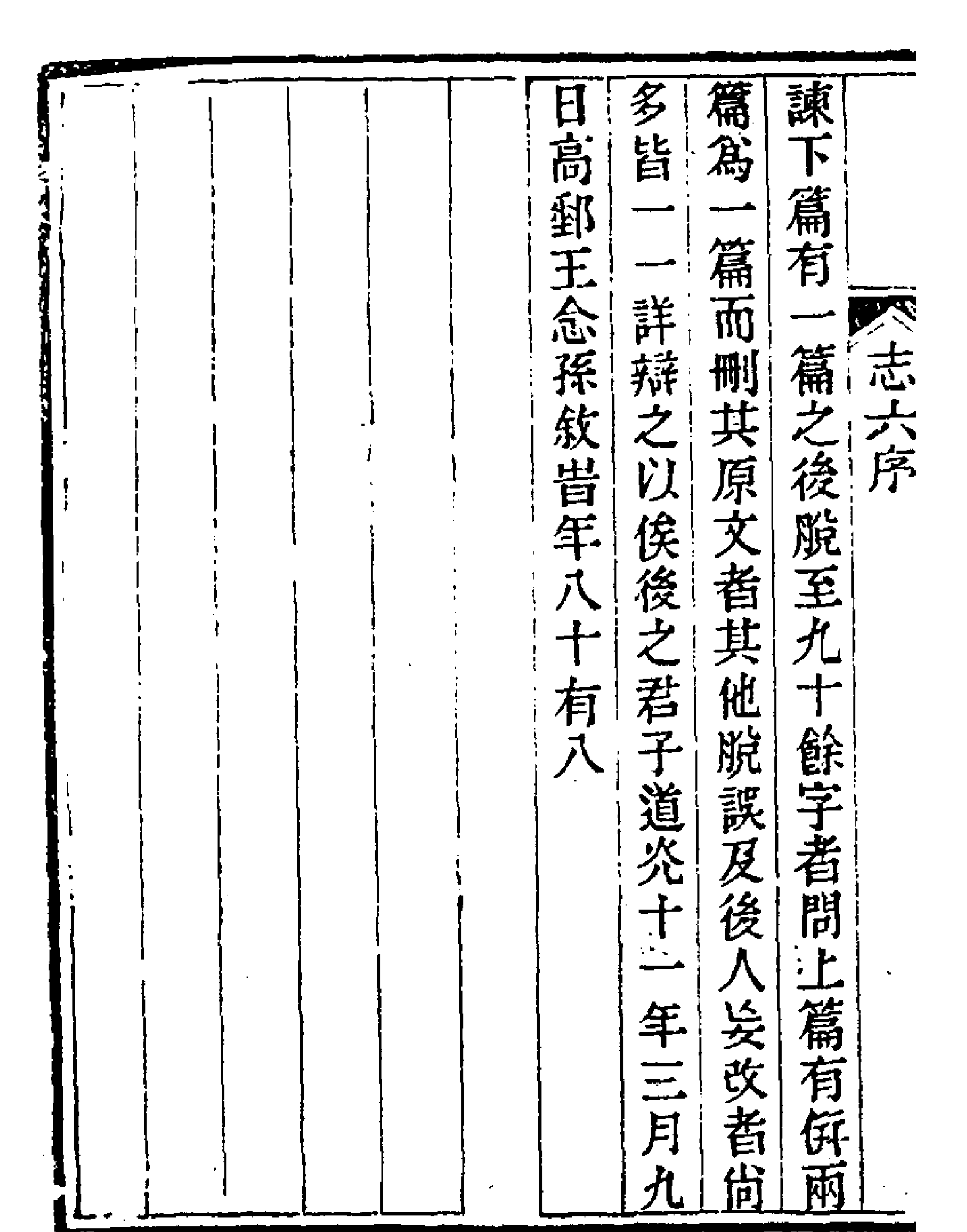
讀書雜志

晏子春秋舊無注釋故多脫誤乾隆戊申孫氏淵如始
校正之爲撰音義多所是正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者
盧氏抱經羣書拾補據其本復加校正較孫氏爲優矣
而尚未能盡善嘉慶甲戌淵如復得元刻影鈔本以贈
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蘋校而刻之其每卷首皆有
總目又各標於本篇之上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
澗蘋以此書贈予旹予年八十矣以得覩爲幸因復合
諸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其元本未誤而
各本皆誤及盧孫二家已加訂正者皆世有其書不復
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未確者復加考正其



諫下篇有一篇之後脫至九十餘字者問上篇有併兩篇爲一篇而刪其原文者其他脫誤及後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詳辯之以俟後之君子道光十一年三月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旹年八十有八

晏子春秋弟一

讀書雜志六之一

高郵王念孫

內篇諫上

不顧于行義　昝夏之衰也以下十三句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孫氏淵如音義從一本改行義爲仁義云本多作行義非念孫案此文本作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行讀去聲行字絕句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不顧于行與無忌于國對文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本指莊公而言今本尚作義則以義字上屬爲句而以勇力之士二句連讀則無忌于國者

專指勇力之士而言非其旨矣案下文曰勇力之行也又曰下無替罪誅暴之行又曰行本淫暴又曰循滅君之行此四行字正對莊公不顧于行而言又曰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正所謂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也今本作不顧于行義者涉下文諸義字而誤一本作仁義者又涉下文仁義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七引此正作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下文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今本尚作義誤與此同又此章標題云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義字亦涉下文行義而衍

答夏之衰也有推移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淩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孫曰戲來里力罪理滅衰爲韻虎下爲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念孫案戲字古韻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罪在旨部滅在月部衰在脂部此十三句唯虎下爲韻理字或可爲合韻其餘皆非韻也淵如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以非韻者爲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遂依放而爲之不自知其似之而

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某爲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緩讀者大半皆謬於古音若一一辯正徒費筆墨故但發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若是孤之罪也

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念孫案若當爲善公曰善者善晏子之言也是孤之罪也別爲一句不與上連讀外篇上記景公命去禮晏子諫之事略與此同彼文亦作公曰善也今本善作若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義矣善若字相似又涉上文若欲無禮而誤諫下篇善其衣服節儉雜下篇以善爲師今本善字並誤作若

欲飲酒

君欲飲酒七日七夜念孫案飲酒上不當有欲字蓋卽飲字之誤而衍者上文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無欲字

懷寶　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嗛齊諫上篇霖雨十有七日矣各本脫霖雨二字據上文補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孫曰懷寶言富家也念孫案自此句以下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若云富家鄉有數十則與下文不類矣下文說賑恤之事云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謂以金散給之也孫云言富民出金也尤非若是富家則

無庸賑恤矣子謂懷寶當爲壞室壞室與飢㫰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子之金是其證也懷與壞字相似俗書寶字作宝與室亦相似故壞室誤爲懷宝後人不達又改宝爲寶耳

巡求㫰寡用財乏者衆案寡用財乏當爲寡用之財乏衆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衍字也三日而畢句後者若不用令之罪案此言巡㫰者限三日而畢事如有後期者則以不用令之罪罪之也下文云三日而皆畢上是其證孫以畢後連讀云畢後謂後葬也蓋因上文衆字而誤

辟拂嗽齊酒徒滅賜孫曰辟拂言屏去之說文嗽口有

所銜也嚌嘗也齊與嚌同言減去口味念孫案孫云減去口味是也而引說文嗛口有所銜也嚌嘗也則非此所謂嗛齊者矣予謂嗛者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釋文嗛苦簟反趙策曰膳啗之嗛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嗛快也齊讀若劑鄭注周官鹽人曰齊事和五味之事又注少儀曰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曰齊和分也淮南本經篇曰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然則此所云嗛齊者謂齊和之嗛於口者也

莫之從　讒諛之民　立惡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筭之士師筭之明沈啟南本與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是也筴隷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故曰請從士師之策一本作筭之者俗書筭字或作筭與筴字相似故筴之誤爲筭之今本作莫之從者筭字或作算而隷書從竹從艸之字多相亂故算字或書作莫形與莫相似故算

之又誤爲莫之後人不解莫之二字之義又見下文有令吏必從之語因加從字以曲爲附會耳

今君賞讒諛之民案民本作臣凡以讒諛事君者皆臣也非民也下篇云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則此篇之萬鍾千鍾皆是賞讒諛之臣而非賞民也羣書治要正作賞讒諛之臣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案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相反矣去本作厺立本作亣二形相似又涉上句立愛而誤也羣書治要正作去惡

尤佚　蔽諂　忠臣之常有災傷　順敎

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念孫案尤過也甚也見左傳襄二十六年注佚與溢同昭三年左傳曰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此云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句法正相似尤佚即溢尤

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案蔽者擁蔽諂者諂諛二字義不相近不當以蔽諂連文諂當爲謟字之誤也謟讀若滔謟者惑也謂隱其情掩其惡以蔽惑其君也爾雅蠱謟疑也疑即惑也管子五輔篇曰上謟君上而下惑百姓

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案之字衍

不能順教以至此極案順教卽訓教

君子所誡

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孫曰小雅采菽之詩誡作屆箋極也案當从此說文誡敕也念孫案孫說非也晏子引詩亦作屆今作誡者俗音亂之也屆者至也君子所屆者君子至也所語詞耳說見釋詞案君子謂來朝之諸侯也鄭箋屆極也諸侯將朝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與詩意不合若改屆爲誡而訓爲誡敕則其不可通者有二屆字以凷爲聲凷古塊字於古音屬至部於古音屬至部其上聲則爲旨部其入聲則爲質部詩中用屆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戾闋爲韻小弁與嘒

淠屎爲韻采菽與淠嘒駟爲韻大雅瞻卬與疾爲韻以上與屆爲韻之字古音皆在至部若誡字則以戒爲聲於古音屬志部其上聲則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薇與翼服棘爲韻大田與事耜畝爲韻大雅常武與國爲韻易震象傳與得爲韻楚辭天問與代爲韻以上與戒爲韻之字古音皆在志部此兩部之音今人讀之相近而古音則絕不相通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固不能辨也今改屆爲誡則與淠嘒駟之音不協此其不可通者一也下文云寺篤八圍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

不滋甚乎是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今駕八則非制矣況又倍之乎故引詩載驂載駟云云以諫也若云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則三馬四馬亦當誡矣三馬四馬當誡則諸侯但可駕兩馬矣豈其然乎此其不可通者二也檢王伯厚詩攷所載異字曾無君子所誡之文葢伯厚所見本尚未誤作誡也乃反以子書中之誤字爲是而以經文爲非見異思遷而不顧其安是惑也

置大　而長

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念孫案置

大本作置子今本子作大者後人不曉子字之義而妄改之也子即太子也置子立少謂廢太子而立少子也上章公謂五子之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本章曰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皆其明證矣羣書治要正作置子立少

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孫本於而長上加生字云今本脱一生字以意增念孫案孫加生字非也此文本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言陽生長於荼而爲國人所戴也今本長而誤作而長又加生字於其上則贅矣羣書治要正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

數其常多先君桓公

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念孫案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文不成義當作其數常多於先君桓公謂所用犧牲珪璧之數常多於桓公也故下文曰桓公一則寡人再今本其數誤作數其又脫於字

曰　鄗臣

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鄗臣之年念孫案曰上原有封人二字鄗臣作鄗人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脫封人二字鄗人又誤作鄗臣羣書治要正作封人曰使君之嗣壽

皆若鄙人之年

導裔款　有七年

楚巫微（微葢楚巫之名太平御覽作徵）導裔款以見景公孫曰導引之念孫案孫說非也導本作道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道者由也裔款齊之佞臣故薦楚巫於景公是楚巫由裔款以見景公也下文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是其證若作導而訓為引則是楚巫引裔款以見景公與本事相反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道

公即位有七年矣案有上有十字而今本脫之孫讀為又若云即位有七年則有字可删矣太平御覽引此正

作十有七年

卜云　祠靈山　無益　出野居

吾使人卜云崇在高山廣水念孫案卜云本作卜之此草書之誤也若作云則當别為一句破碎不成文理矣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咎徵部六竝引作吾使人卜之說苑辨物篇同

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盧氏抱經羣書拾補曰祠御覽八百七十九作招案周禮男巫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他卷亦或作祠作祀念孫案作招者誤字也御覽固多誤字不必附會以周官之旁招且祠是祭名

而招非祭名、可言祠靈山祠河伯、不可言招靈山招河伯也、周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望是祭名、而招非祭名、故可言望于山川、不可言招于山川、案下文晏子曰祠此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此文之本作祠靈山明矣、御覽咎徵部雖作招靈山、而下文之祠此無益及祠河伯、仍作祠、則招爲祠之誤明矣、初學記天部下、御覽時序部二十、竝引作祀靈山、祀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十一、竝引作祠靈山、說苑同、

祠之無益、案無益、本作何益、上文已言祠此無益矣、故

復作問祠以終之曰祠之何益若云祠之無益則直與上文相複矣說苑作無益亦後人依誤本晏子改之下文論祠河伯之事先言無益而後言何益正與此文相應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咎徵部地部三並引作祠之何益御覽時序部作祀之何益皆是何字

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案野下本無居字出野暴露四字連讀後人誤以出字絕句故又於野下加居字耳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居字說苑同

將觀于淄上　而聲欲保之　謀因豎刀　誅虐　待于君使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念孫案將字後人所加與晏子閒立即謂立於淄上也則上句本無將字明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將字

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案聲字義不可通蓋衍文也羣書治要無

念于德而幷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刀俗作刁案因下亦有于宋與上句對文而今本脫之羣書治要有

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案誅虐本作虐誅虐誅與肆欲對文倒言之則文義不順羣書治要正作虐誅

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案于字涉上文四于字而

衍外上篇曰嬰老不能待君之事文義與此同則本無
于字明矣羣書治要無

人之沒　御六馬　何如　今據也甘君亦甘

出背而立

笞者上帝以人之沒爲善孫本改沒爲歿云一本作沒
非念孫案沒亦歿也不必依上下文改沒爲歿元刻本
及羣書治要皆作沒自是舊本如此

梁邱據御六馬而來案御本作乘此後人以意改之也
梁邱據乘六馬而來言其僭也若改乘爲御則似爲景
公御六馬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引此竝作乘

六馬
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案何如二字與上
下文義不相屬疑當作何以知之言何以知其為據故晏子對
曰大暑而疾馳非據孰敢為之今本知誤作如又脫以
之二字
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案今據也甘君
亦甘本作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亦甘謂據之同於君
非謂君之同於據也若倒言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
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並作今據也君甘亦甘
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云云孫改立為泣云初學記

作出位屏而泣、白帖亦作泣、三十九、今本泣作立非念孫案此文本作公出屏而立、立、卽泣字也、古者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言晏子卒而朝無諫言、見下文、景公出屏而見羣臣、因思晏子而泣也、今本出屏作出背則義不可通、初學記引作出位屏而泣、位字乃衍文耳、泣、各本皆作立、考集韻泣字又音立、云猋泣、疾皃、是泣與立同音、故哭泣之泣亦通作立、羣書治要正作公出屏而立

其年

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念孫案其讀爲朞不服政朞年、卽王制所云期不從政也、下文公三月不出遊、三

月與朞年正相對

坐堂側陛　與飢寒

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念孫案坐堂側陛本作坐於堂側階今本脫於字階字又誤作陛凡經傳中言坐於某處者於字皆不可省羣書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明陳禹謨本依俗本晏子改階為陛而於字尚未刪並引作坐於堂側階意林及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曹植贈丁儀詩注謝脁郡內登望詩注並引作坐於堂側雖詳略不同而皆有於字又經傳皆言側階顧命立于側階雜記升自側階無言側陛者當依羣書治要北堂書鈔作坐於堂側階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案與上有以字寒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作以與飢寒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作以拯飢寒陳依俗本改爲與飢寒文選雪賦注作以與飢人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序部十九並作以與飢寒者今從類聚御覽

獨何以當

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念孫案此承上文兩當之而言則當下亦有之字而今本脫之

國家無有故乎　吾　可得

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念孫案無上有得字而今

本脫之、雜上篇諸侯得微有故乎、歟、無也、國家得微有事乎、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十作得無有急乎、藝文類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九十七、並引作得無有故乎、皆有得字、

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案爲上不當有吾字、蓋衍文也、韓詩外傳太平御覽皆無、

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案可得二字、與上下文義皆不貫、可得本作則可、則可者、承上之詞、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者、得字涉上文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韓

詩外傳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文雖異而義則同、藝文類聚產業部引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作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今據以訂正、

自今已後

自今已後、䲷鳥獸之禁、念孫案自今已後、本作自今已來、後人習聞自古已來之語、罕見自今已來之文、故改來爲後也、不知自今已來、猶言自今已往也、來與往意相反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

安也晉語自今已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已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已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已來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已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今已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紀自今已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已往也餘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經義述聞大雅、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羽族部一引晏子皆作自今已來、

圉人　暴死　晏子止　堯舜支解人　瞿然

此不知其罪而死　臣爲君數之　公喟然

歎曰四句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念孫案此本作景公使人養所愛馬、無圉字今本有之者、後人依說苑正諫篇加之也案說苑曰、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下文曰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二圉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馬而無圉人之文故下文亦但言殺養馬者而不言殺圉人若此文作圉人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此章標題、本作景公所愛馬死欲誅養馬者、今本養馬者作圉人亦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獸部八、引此皆無圉字又案暴死二字

文義不明、藝文類聚人部人作暴炙、亦後人以俗本晏子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作暴病炙、藝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皆作馬病炙、文雖不同而皆有病字、於義爲長、

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案止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有之字

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案羣書治要作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是也今本脫敢問古時四字、則語意唐突、太平御覽人事部亦有古時二字

公矍然案矍本作懼、此後人不曉懼然之義而以意改

之也不知懼然卽瞿然也說文界九遇切舉目驚界然也經傳通作瞿檀弓公瞿然失席是也又通作懼大戴記用兵篇公懼焉曰懼焉卽瞿然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趎懼然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漢書惠紀贊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說苑君道篇哀公懼焉有閒皆驚貌也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並作公懼然鈔本御覽加是刻本改爲戄然

此不知其罪而來案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無此七字今有之者亦後人依說苑加之

臣爲君數之案說苑作臣請爲君數之羣書治要及藝

文類聚人部歎部太平御覽人事部歎部白帖三十九皆作請數之今本依說苑加臣爲君三字而脫去請字案下文公曰可即可晏子之請也則原有請字明矣故說苑亦有請字外上篇記誅殺顏濁鄒事亦曰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案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歎部太平御覽人事部歎部皆但有公喟然曰赦之六字今本夫子釋之三句皆後人依說苑加之歎字亦後人所加

內篇諫下

立得　寸之煙

今夫胡貉戎狄之畜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念孫案得字義不可通當是待字之誤可立而待也見孟子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之以薪引之曰火能燒薪煙則不能燒薪煙當爲熛下操煙同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熛迸火也淮南說林篇曰一家失熛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熛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熛起梁籍扇烈是熛卽火也故曰操寸之熛天下不能足之以薪熛煙字相似世人多見煙少見熛故諸書熛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不辜　餧食

刑殺不辜謂之賊念孫案不辜本作不稱此後人以意改也不稱謂不當也下文曰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卽承此文言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刑殺不稱謂之賊列女傳辯通傳作不正亦是不稱之意故知辜字爲後人所改、

今君窮民財力以羡餧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案餧食二字義不可通列女傳作美飲食之具美與羡義得兩通飲食與鍾鼓宮室對文則餧爲飲之誤明矣、

曲沃　金與玉焉

丁公伐曲沃念孫案曲沃本作曲城此後人妄改之也曲城一作曲成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成縣高帝六年封蟲達爲曲成侯者也其故城在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又云營丘邊萊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若春秋之曲沃即今之絳州聞喜縣東距營丘二千餘里丁公安得有伐曲沃之事乎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伐曲城

則其中金與玉焉案金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

不明藝文類聚有有字

搏治

景公令兵搏治孫曰疑搏埴埴治聲相近念孫案治者甄也搏治謂搏土爲甄廣雅曰治甄也

凍餒之者　喟然歎而流涕

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盧曰之字疑衍念孫案此文本作役之凍餒者鄉有焉今本之字誤在凍餒下又脫去役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竝引作役之凍餒者

喟然歎而流涕案歎而二字後人所加上言喟然下言流涕則喟然之爲歎可知無庸更加歎而二字藝文類聚初學記竝引作喟然流涕無歎而二字諫上篇公喟然後人加歎字謬與此同說見諫上篇

穗乎　張躬

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念孫案穗乎本作穗兮與下句文同一例隸書兮乎相似故兮誤爲乎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穗兮

張躬而舞孫曰太平御覽作張掖而舞念孫案張躬卽張肱也躬字古讀若肱故與肱通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川澤股躬躬卽肱字故左傳鄭

公孫黑肱字子張鈔本御覽脫躬字刻本作張掖乃後人以意補耳不可從

明君不屈民財　不窮民力　又不息也乾溪之役　而息也

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念孫案此文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屈窮竭也見呂氏春秋愼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言君竭民之財將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爲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文云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庥之樂也今本君上衍明字此涉下文不遵明君之義而衍屈窮二字上

又各衍一不字此涉下文兩不得而衍、則義不可通矣羣書治要正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案自又爲章華之臺以下文有脫誤羣書治要作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文義較爲順適、

尸坐堂上　公曰諾

臣聞介胄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念孫案尸爲祭人則不得言坐堂上太平御覽百

卉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檀弓知悼子在堂今本在作坐者涉上下諸坐字而誤上字疑亦後人所加

公曰諾案諾本作善公曰善者善晏子之席而後坐也凡晏子有所請於公者則下有公曰諾之文此是晏子自言其所以設席之故非有所請於公公無爲諾之也蓋善與若字相似善誤爲若後第十四善其衣服節儉諫上篇公曰善雜下篇以善爲師今本善字並誤作若後人因改爲諾耳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並作公曰善

今訂之屨　公苦

今君之屨、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念孫案今君之履本作今金玉之履、上文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胸、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屨、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屨而無金玉二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四、服章部十四、引此並作今金玉之屨、

公苦、請釋之、案公下脫曰字、苦上亦有脫文、蓋謂魯工之爲此屨甚苦也、請釋之別爲一句、下文晏子曰、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二苦字正與此相應、今本

公苦二字之閒、脫去數字、則文不成義、

居其室　若其衣服節儉　罔𦙍之削　與民

而讎

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念孫案居其二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以法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更有居其二字、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無

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案若當爲善、善字之誤也、諫上篇六曰善繼下篇以善爲師今本善字竝誤作若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爲文、惟其善之是以悅之

今本善誤作若則義不可通

衣不務于隅肶之削、孫曰、肶、玉篇同䏶、婢脂切、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此作肶、葢言連、念孫案孫訓肶爲連、則下與削字不相屬、上與隅字不相比附矣、予謂肶、當爲眦、字之誤也、眦、或作眥、淮南齊俗篇、衣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制、是也、隅眦者、隅差也、隅、角也、差、邪也、幅之削者、必有隅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隅眦之削、卽淮南所云衣無隅差之削也、原道篇又云、隅睉智故、曲巧僞詐、隅睉、卽隅差、亦卽隅眦也、凡字之從

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鄘風玼兮玼兮、沈重云、玼、本或作瑳、小雅屢舞傞傞、說文引作姕姕、月令掩骼埋胔、呂氏春秋孟春篇胔作髊、皆其例也、

則亦與民而讐矣、案而本作爲、此草書之誤也、亦字正承上文與民爲讐而言、

嚴居朝

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念孫案嚴居朝本作朝居嚴、寫者誤倒之耳、上下文皆作朝居嚴、此文不當獨異、說苑正諫篇正作朝居嚴、

兩而字　謂於民　爲璿室

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念孫案兩而字竝與則同義、而與則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雜上篇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雜下篇曰、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而亦則也、詳見釋詞、

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孫曰、謂字疑誤、念孫案謂、當爲調、形相似而誤也、集韻引廣雅訓調調也、今本調作謂、調者、和也、言不爲奢侈以勞民、故節於身而和於民也、鹽鐵論　篇曰、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文義與此相似、後問上篇曰、舉事調乎天、

籍斂和平民亦與此調字同義、

爲瑲室玉門案爲上有作字、與下作爲傾宮靈臺對文、

而今本脫之、文選甘泉賦注引有、

何以易

公曰、然、何以易念孫案易下當有之字而今本脫之、下

文晏子對曰、移之以善政移之卽易之、

擁格　當如之何　古之及今　生民

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椈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

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孫曰、擁格者、說文、格、木長

皃、椈心者、椈同掬、說文、掬、叉也、爾雅云、椈樸、心、心葢

木名、或曰、格卽骼、則心卽䏺心、盧曰、格、杙也、椢、當爲梱、叩椓也、念孫案孫說擁格、柵心皆謬、盧以格爲杙、亦非、予謂格卽輅字、謂柩車轅上橫木、所以屬引者也、士喪禮下篇、賓奉幣當前輅、釋文輅音路、鄭注曰、輅、轅縛、所以屬引、疏曰、謂以木縛於柩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輓之、外上篇、盆成适請合葬其母曰、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霤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輅爲轅縛、故云擁轅執輅、作格者假字耳、盧以梱爲叩椓、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梱屨織席、音義作捆、俗書也、趙注曰、梱猶叩椓也、說文繫傳

曰謂藏屨壘以椎叩之使平易也、然則相心云者、猶禮言拊心耳、

有逢于何者、母柩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案當如之何、本作當牖下、上文逢于何曰、于何之母柩兆在路寢之臺牖下、牖俗牗字、謂兆在路寢臺之牆下也、牖木或作牖非願請合骨、故晏子如其言以入告也、下文逢于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即承此文言之、今本作當如之何、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應、且不言兆在牖下、而但請合葬、則不知合葬於何所矣、羣書治要正作當牖下、

古之及今、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案古之及今本

作自古及今下文梁邱據亦曰自古及今羣書治要如是今本古作昔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今作古之及今則文不成義並涉下文古之人君而誤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並引作自古及今

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案生民本作生人民與人雖同義然與死人對文則當言生人不當言生民也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並作生人下文奪人之居殘人之墓亦以兩人字對文

導害　閒　卽畢斂　儕哀

從邪者邇導害者遠念孫案導害二字義不可通導害

當爲道善字之誤也道亦從也見禮器注道善與從邪正相反下文讒諛萌通言從邪者通也賢良廢滅言道善者遠也

是以諂諛繫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案閒字義不可通當是閭字之誤閭謂宮門也月令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成二年公羊傳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何注閭當道門諂諛繫於閭謂門內皆諂諛之人也繫於閭與交於國對文

卽畢斂不留生事案卽畢斂三字語意不完卽上當有叐字而今本脫之叐卽畢斂正承上文斂叐而言

今祈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脩哀以害性案脩字於義

無取當爲循字之誤隸書循脩相似故循誤爲脩說見管子形勢篇元刻本作脩孫本改脩爲脩失之愈遠矣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喪服四制曰毀不滅性故曰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循哀二字之證循遂一聲之轉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叢子詰墨篇皆作宗喪遂哀是循哀即遂哀也

脫文九十九

梁邱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其也則據以

其所有共我、羣書治要是以上有吾字與下吾是以對文是以知其忠也毋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羣書治要作爲臣道君以道君以屬下讀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治要之道作道父屬下讀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眾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治要無之道二字使其眾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此下各本脫去九十九字據羣書治要補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

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也遂罷爲壟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說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七作晏子曰不可公遂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舉之故與治要不同

傲細民之憂

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念孫案傲輕也崇重也言輕小民之憂而重左右之笑也問上篇曰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管子法法篇曰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韓子六反篇曰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

呂氏春秋士容篇曰傲小物而志屬於大是傲爲輕也

般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是崇爲重也

不以　不可　若治視之

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念孫案上文曰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則此當云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

今本上句脫可字下句脫以字則句法不協

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黿之首案治視之上不當有若字此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爾雅釋水疏引

無若字

暴國之邪逆　聽賃賢者　逆慢諫傲賢者之

言　其晏子可謂廉矣

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念孫案逆字涉下文逆諫而衍羣書治要無

聽賃賢者能威諸侯案聽賃賢者本作中聽任賢者今本任誤作賃此因賢字而誤加貝而聽上又無中字者後人誤以聽賃二字連讀又不解中聽二字之意故刪去中字也案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言聽中正之言而任賢者則能威諸侯也後第十八曰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此中聽二字之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諫

傲賢者對文若刪去中字則與下文不對矣羣書治要作中聽任聖者雖聖與賢異文而中聽二字則不誤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句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案逆愎諫傲賢者之言本作逆諫傲賢者與中聽任賢者對文無愎之言三字後人誤以逆字上屬爲句故於諫上加愎字又於賢者下加之言二字不知傲賢與任賢對文不當有之言二字也羣書治要正作逆諫傲賢者

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案其字衍

務㝡　茲於兒

堂下生蔾藿門外生荆棘念孫案蔾藿當爲蔾藋徒弔反藋即今所謂灰藋也蔾藋皆穢草故與荆棘並言若藿則非其類矣藋藿字形相似世人多聞蔾藿寡聞蔾藋故諸書中蔾藋多誤作蔾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外上篇堂下生蔾藿誤與此同

西伐晉取朝歌及大行孟門茲於兌孫曰茲於兌未詳念孫案兌讀爲隧茲於兌者且于之隧也且子餘反此言莊公還自伐晉遂襲莒入且于之隧也且于茲於聲相近隧兌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鄭注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

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釋文奪徒外反注兌同故知茲於兌即左傳且于之隧檀弓之奪鄭注之兌也

意使令　其君離

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孫曰意使令者任意使人念孫案意字文義不順孫加任字以釋之亦近於牽強意疑是急字之誤令急則民怨故曰無以和民

其君離上怨其下案其君離三字文不成義當作民離其君與上怨其下對文今本離字誤在其君下又脫去民字耳

不與　不爲與

貴戚離散百姓不興念孫案興字於義無取當是與字之誤百姓不與卽上文之百姓不親也繫辭傳曰民不與

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今本爲人上有在字乃上文之脫字誤入此文內孫氏音義已及之案小國不爲與爲字涉上下諸爲字而衍小國不與與諸侯爲役對文則與上不當有爲字百姓不與小國不與兩與字正同義

景公問晏子曰至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

晏子作色對曰案對曰上不當有作色二字蓋涉下文公作色而衍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羣書治要無今字說苑同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

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事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羣書治要聞下有者字說苑同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念孫案自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以下別是一章本在問下篇內其首句本作景公問晏子曰後人以其問荅之指大略相同遂併後章入前章而改

景公問晏子曰爲公曰以泯其迹又前章標題云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則後章亦當有標題今旣併後入前遂删去後章之標題矣不知前章是景公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後章是景公欲與晏子善齊國之政而晏子對以官不具前章是言侍孔子者有季次原憲仲由卜商顏回騫雍而景公無一士後章是言侍桓公者有隰朋弦甯甯戚王子成甫東郭牙管仲而景公無一士且問荅之詞皆前略而後詳則非一篇可知今併爲一篇則旣云今君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于民者衆矣未有

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宮未具也、又云、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宮不具、古人之文有如是之複者乎、晏子各章大同小異者多矣、又可一切刪而併之乎、羣書治要後章在問下篇、其首句作景公問晏子曰、今據以訂正、說苑君道篇有後章、無前章、孔叢子詰墨篇及意林、皆有前章、無後章、則前後之非一章甚明、

翌州　㦨憂

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荊楚㦨憂、念孫案翌州二字義不可通、翌當爲冀、王肅注家語正論篇曰、中國爲冀、僖四年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

故曰撫存冀州荊楚惽憂也今本作翌州者冀誤爲㚖又誤爲翌耳孫云翌翼聲之緩急非是

荊楚惽憂案惽者悶之借字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爲匹夫而不惽高注曰惽讀憂悶之悶故曰荊楚惽憂孫引說文惽不憭也亦非

大之事小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念孫案大之事小當作小之事大今本小大互易則義不可通

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　公狗之猛　主

安得無楚國安得無患乎

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孫曰據腹言據君之腹心也念孫案孫以據腹連讀非也此當以案據連讀方言曰據定也廣雅同僖五年左傳注曰據猶安也案據謂安定之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案據上黨民正與此案據同義爾雅曰腹厚也小雅蓼莪篇出入腹我毛傳與爾雅同昭二十年左傳注曰有相親有也腹而有之謂恩厚而親有之即案據之意也說苑政理篇文與此同今本說苑案誤作察羣書治要引不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安據猶案據也今本韓子有脫誤元和顧氏千里已辨之而今本韓子說苑皆有脫誤唯晏子不誤又經淵如誤讀故

釋其義如此、

公狗之猛、案當依韓詩外傳說苑作公之狗猛、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元刻本曰或作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況本同、案或本是也、此治國之所患也正對景公治國何患之問、與各篇文同一例、今本作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乃後人取韓子竄入又改韓子之無以爲無患以牽合晏子、韓子云、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亾乎、斯兩失之矣、說苑正與或本同

圭璋

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

乎上帝宗廟念孫案圭璋本作圭璧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古者祈禱皆用圭璧無用璋者金縢曰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大雅雲漢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諫上篇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圭璧犧牲

歲事　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　生有遺教　公不圖晏子曰　不豫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念孫案歲事本作事民事治也見呂覽淮南戰國策注謂盡智以導民而不自矜伐勞力以治民而不加督責也後人不解事民二字

之義而改事民爲歲事則旣與勞力不相承又與上句導民不對矣羣書治要正作勞力事民而不責

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案上二句本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去聲）與教尚相愛二句對文後人誤以故下不以相害爲一句行（平聲）教尚相愛爲一句故民不以相惡爲一句遂移爲字於政尚相利之上而以爲政尚相利連讀以對行教尚相愛之文則旣失其義又失其句而下文爲名二字遂成衍文矣羣書治要正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

生有遺教案羣書治要作生有厚利必有遺教是也今本脫去厚利必有四字則文不成義

公不圖晏子曰案此六字衍文也晏子對景公以盛君之行既畢即繼之以臣聞問道者更正云云其中不得有公不圖晏子曰六字也今本有此六字者公不圖三字涉下文公不圖而衍校書者不知此三字之爲衍文故加晏子曰三字以別於上文耳案此章標題云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然則問道者更正云云即是對景公之語而其上更無公不圖晏子曰六字明矣

公市不豫引之曰豫猶誑也說見荀子豫賈下

民有如利　及義而謀信民而動　度其義

建謀者及義興事傷民

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孫曰如字疑誤念孫案如當爲加字之誤民有加利謂一舉事而利加於民也前第四章曰上有羨獲下有加利語意與此相似又曰破獘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此皆加利二字之證

故臣問義謀之法者者當爲也與下對文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念孫案及義而謀信民而動

與下句文義不合及當爲反信當爲倍倍亦反也義爲謀之法民爲事之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有能存者也未聞存者也一本作未聞不存者也不字乃後人所加蓋不知及信二字爲反倍之誤故於此句內加不字以牽合上文耳上文云逃人而謨人當作義方與上下文合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正與此文相應羣書治要作反義而謀背民而動背與倍古字通故知信爲倍之誤

咎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案度其義本作度於義度待洛反度之言宅也薛瓚注漢書韋元成傳曰古文宅度同堯典宅西史記五帝紀作度禹貢是降邱宅土風俗通義作度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立政文王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度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作

度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作度宅者居也謂謀必居於義也文十八年左傳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杜注曰度居也大雅緜及皇矣傳竝同是度於義即居於義也度於義與因於民對文上文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是其明證今本作度其義則迥非居於義之謂且與上下文不合矣羣書治要正作謀必度於義

及其衰也建謀者及義興事傷民案及亦當爲反一本作建謀不及義不守亦後人所加與事下當有者字與上句對文

榮君　富則視其所不取

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引之曰榮讀爲

營營惑也見呂氏春秋淮南注揜欲以營君者外為廉絜以自揜其貪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一篇說佞人之事君曰以偽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正謂此也營榮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不可榮以祿下

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念孫案通與窮對富與貧對羣書治要作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是也今本脫分字及貧則視其所五字則文不成義

君尊　防下隱利二句　而不以身害之

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念孫案君尊當

爲身尊此承上文身尊民安而言今本身作君者涉上下文君字而誤

防下隱利而求多可從君不陳過而求親案從君不陳過而求親謂臣在君側不陳君過而但求親近也求親與求多對文孫以求多從君連讀而釋之曰求其多從君欲非是

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案而字衍後第十八章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無而字

麁苴學

纓縮不能麁苴學者詘念孫案當作纓密不能麁苴不

學者詘麤苴與麤粗同麤倉胡反粗在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說見廣雅疏證下言緩密之事既不能緩密猶縣密謂事之精微者麤苴之事又不學則未有不詘者也下文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暇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從字疑衍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餧脩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語意並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其義相反且與上文不對矣外上篇曰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語意亦與此同微事不通麤事不能正所謂緩密不能麤苴

不學也以是明之

行已　常行者也

行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從衆念孫案行已本作身行（行讀去聲）此後人習聞行已之語而罕見身行之文故改之耳不知身卽已也（玉篇己身也）下文身行順治事公正承此文言之未見全文而輒以意改粗心人大抵皆然羣書治要正作身行不順

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念孫案常行下衍者字（常行讀去聲若云常行者則當讀平聲矣）上文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卽其證羣書治要無者字

不務於上　下之勸從其教　不害之以實

愛民爲法　相親爲義　不相遺　明王教民

之理

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引之曰不務於上義不可通不務當作必務此涉上下文諸不字而誤也羣書治要亦作不務則唐初本已然案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所求於下者必務於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必務明矣下文云苟所求於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於民不以事逆之即承此四句而言

故下之勸從其敎也念孫案之字衍下文曰故下不敢犯其上也文義正與此同則不當有之字明矣羣書治要無

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案害之以實義不可通實本作罰謂不以刑罰害民也窮之以勞害之以罰皆虐民之事羣書治要正作不害之以罰

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案羣書治要作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是也上文云明王脩道一民同俗故云天下不相違今本脫兩以字違字又誤作遺則文義皆不協

此明王教民之理也案本作此明王之教民也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君治國若何之問本章此明王之教民也亦正對明王教民何若之問今本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詞意膚劣乃後人所改羣書治要正作此明王之教民也

可謂忠乎

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念孫案可謂忠乎本作其說何也下文晏子對詞正申明不死不送之說今本作可謂忠乎者後人依說苑臣術篇論衡定賢篇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並作其說何

也。雜上篇高糾謂晏子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

定祿　權居

稱身就位、計能定祿、念孫案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祿、下文受祿不過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受祿

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案權居二字義不可通、居當爲君、字之誤也、權、稱也、周語權輕重以振救民、韋注、權、稱也、言忠臣之行去聲必準於道、不稱君以爲行也、羣書治要正作不權君以爲行

聖人之得意何如　稱歛和乎百姓、樂及其政

天明象而贊

聖人之得意何如念孫案聖人上脫公曰二字羣書治要有

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案羣書治要作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是也既言民而又言百姓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子庶民則百姓勸即其證也此四句皆五字爲句而兩兩相對今本脫一民字衍一及字而文義皆參差不協矣

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

不僞下三句皆六字唯首句少一字孫曰當云天明象而贊地今本脫一地字因下有地字故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天明象而致贊是也致贊謂天致禎祥以贊王者昭元年左傳天贊之也杜注贊佐助也非贊地之謂也淮南本經篇曰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正所謂天明象而致贊

不危　不弱

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念孫案兩不字涉下文不危不弱而衍景公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失之故下文晏子之對皆言其所以危弱之故

若云不危不弱則不得言惡乎失之且與下文相反矣

地不同生

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念孫案地不同生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生作宜是也今作生者涉下文俱生而誤周官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故曰地不同宜

好辯以爲忠　如寇讎　此古離散其民隕失

其國所常行者也

好辯以爲忠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好辯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是也今本脫智刻民以爲五字則文不成義

今民聞公令如寇讎盧曰寇上當有逃字下篇有念孫案民聞公令如寇讎語意自明不必定加逃字諫上篇亦云今君臨民若寇讎下篇直用左氏之文故有逃字不得執彼以例此也元刻本及標題皆無逃字羣書治要亦無

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案此文本作此古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上文景公問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相應且常行之行讀去聲不讀平聲今本古下脫之字國下脫者字則文不成義之常行也作所常行者也則

行字當讀平聲矣羣書治要作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校今本少失散二字者省文也、

內篇問下

觀於轉附朝舞　尊海　夏諺曰　從南　公掌　貧民者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尊海而南、至於琅邪念孫案羣書治要載此文本作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續漢書郡國志注亦云、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今本吾欲下有觀於轉附朝舞六字循海作尊海、皆後人以孟子改之

夏諺曰案羣書治要本作夏語曰今本語作諺亦後人

以孟子改之

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羣書治要此句中亦有歷時二字　案南字義不可通乃高字之誤高與下正相對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趙注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連者引也使人從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據孟子及趙注則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今以從高爲流從下爲連與孟子相反未知孰是上亦高也見說文羣書治要正作從高

令吏計公掌之粟引之曰掌字義不可通當爲稟字之誤稟古廩字也下文發廩出粟是其證隸書掌或作⿱尚共與稟字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誤爲掌說見管子輕重

甲篇一掌下

吏所委發廪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念孫案民字後人所加貧者與癃老者對文則不當有民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民字

君之賊者　逮桓公之後者

管仲君之賊者也念孫案賊害也管仲射桓公中鉤故曰君之賊賊下不當有者字僖三十三年左傳管敬仲桓之賊也亦無者字下篇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亦衍者字上文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無者字羣書治要亦無

廉政

廉政而長久念孫案政與正同文選運命論注引作廉正史記循吏傳堅直廉正

慶善

慶善而不有其名念孫案慶字於義無取慶本作薦不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也隸書薦字或作蕙形與慶相似而誤說見管子君臣篇羣書治要正作薦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盧曰下止字衍又曰案今詩作景行行止而古來所引每作行之王伯

厚詩攷引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之今史記改作行止矣禮記表記釋文云行止詩作行之又互異也此書必本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遂誤入正文耳念孫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詩云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鄭箋孔疏皆作仰之行之釋文作仰止云或作仰之唐石經依釋文鄉者其人也鄉讀南鄉北鄉之鄉鄉者謂鄉道而行者也表記引此詩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即此所云鄉者其人也故下文云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鄉道不已斯謂之終善者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鄉者其人也語即本於晏子（史記亦曰詩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三王世家載武帝制又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列女傳賢明傳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若今本晏子則兩之字僅存其一又脫去鄉字矣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國之所以治也）

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念孫案既言迷不當更言亂此迷字蓋涉上迷字而衍魯字當在不免于亂上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者以猶與也言吾與一國慮之而魯猶不免于亂

也韓子內儲說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曾不免於亂是其證今本迷字重出曾字又誤在一國上則文不成義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案治上當有不字此言大臣專本朝之權國之所以不治也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並與此文同一例上文曾不免于亂亂即不治也今本脫不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上下文不合

夫

夫儼然辱臨弊邑孫曰夫一本作大夫然作夫亦是秦二世刻石夫下積二畫以爲大夫念孫案一本作大夫

者是孫說謬

請問莊公與今孰賢

念孫案今下脫君字今君見下文

國都之市　無私與

孫曰左傳作國之諸市非念孫案晏子本作國之都市都諸古字通都市卽諸市也國中之市非一故曰諸市後人不知都爲諸之借字而誤以爲都邑之都故改爲國都之市不知古所謂國卽今所謂都也吳語注都國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注國都也繼傳皆謂都中爲國中旣言國而又言都則贅矣乃淵如反以爲是而以左氏爲非不過欲抑左氏以尊晏子春

秋臣不知所尊者乃俗改之本非原本也

無私與維德之授案以上下文考之則無私與上當有民字而今本脫之

不正爵祿　衰亡

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念孫案不正爵祿義不可通正當爲匄廣雅曰匄求也謂以禮與忠事君而不求爵祿也下文持諛巧以正祿正亦當爲匄謂持諛巧之術以求祿也俗書匄字作丐與正相似而誤襄三十一年左傳釋文丐本或作正昭六年釋文古本丐或作王正管子輕重甲篇民食三升則鄉有丐食而盜今本丐誤作正

是以進不衰亡退不危身案進不衰亡文不成義亡當

爲己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舉國之士以爲己黨又曰壹士以爲己資備田以爲己本今本己字並誤作亡喪己失己也失己與危身對文下文交通則辱生患則危辱辱謂喪己危謂危身正與此相反

不阿久私　外不顧其身游

不阿久私不誣所能孫本久作以云一本作久非念孫案當作所與下句文同一例言於人則不阿所私於己則不誣所能也作久作以皆於文義不合

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家家可以言內身不可以言外且身游二字義不相屬身字乃後人所加也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者游謂交游也下文曰身勤於飢

寒不及醜儕正所謂外不顧其游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此正作外不顧其游

不緣　不狡　不銓

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孫曰緣緣飾也溪當爲谿言谿刻也盎即詇假音說文詇早知也谿盎而不苛言不矜明察狡狡猾僞爲恭敬也銓疑叀字假音說文叀讀若畏偄盧曰狡與佼同言非務爲美好也念孫案廣雅緣循也莊子刻御寇篇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郭象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和調而不緣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

俗以行猶言君子和而不同也溪盎未詳狡者文選洞簫賦注曰狡急也字通作絞論語泰伯篇鄭注曰絞急也昭元年左傳注曰絞切也莊敬而不狡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也銓者說文跧卑也廣雅跧伏也作銓者俗字耳和柔而不銓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和調而不緣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皆謂其相似而不同孫以緣爲緣飾則與和調不相似以狡爲狡猾則與莊敬不相似莊敬而不狡猾則義不相屬故加僞爲恭敬四字以曲成其說又讀銓爲耎尤非盧讀狡爲佼而云務爲美好亦非莊敬而不美好則義不相屬故加務爲二字以曲成其說

可以爲下

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念孫案可以爲下上亦當有不字、言此反天地之衰、倍先聖之道、塞政教之途者、有明上則足以危身、明上、謂明君也、前第二十日、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義與此同、遭亂世則足以惑世、故曰有明上不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卽上文所云世行之則亂也、有明上不可以爲下、卽上文所云身行之則危也、今本脫去不字、則義不可通、

危行　從重　從輕

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念孫案此危

行與論語之危言危行不同危讀曰詭詭行與直行正相反作危者借字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

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案當作從輕不爲進從重不爲退輕易也見呂氏春秋知接篇注重難也見漢書元紀注謂不見易而進不見難而退也今本輕重互易則義不可通家語三恕篇作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注曰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爲後重者宜爲先語意正與此同

晏子春秋弟一

晏子春秋弟二　　讀書雜志二

高郵王念孫

內篇雜上

三年毀聞于國

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今本阿上有東字乃後人所加盧已辯之三年毀聞于國念孫案三年下有而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三年而譽聞于國又云三年而毀聞于君三年而譽聞于君則此亦當有而字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四皆作三年而毀聞于國

喟然嘆曰令吏葆之

公悲之喟然嘆曰令吏葬之念孫案嘆曰二字後人所加公悲之喟然令吏葬之皆是記者之詞諫上篇令吏誅之下篇令吏謹守之雜下篇令吏葬之皆記者之詞後人加嘆曰二字則以令吏葬之爲景公語謬以千里矣說苑貴德篇有歎曰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藝文類聚火部引晏子作公喟然令吏葬之無嘆曰二字諫上篇公喟然曰後人加嘆字下篇喟然流涕後人加嘆而二字謬皆與此同辯見諫上諫下

不待時而入見

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各本此下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衍今據羣書治要刪念孫案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入見時即待字也

不待而入見、謂先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述聞遲歸有時下）外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卽其證、後人不知時爲待之俗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謬更甚、）羣書治要無待字

天子大夫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念孫案天字後人所加、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猶宋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也、後人不解古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並稱、斯爲不倫矣、說苑正諫篇有天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羣書治要

正作子大夫

將軍　君子曰以下七句

願與將軍樂之孫曰說苑將軍作夫子謬篇正諫　念孫案

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文荅晏子之言文同一

例後人以此所稱是司馬穰苴故改夫子爲將軍耳不

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即用

晏子之文羣書治要所引正作夫子

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

故兩用之僅得不亡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

百九飲食部二所引皆無此文說苑有此文而無君子

曰三字疑後人依說苑增入而又加君子曰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孫曰小雅賓之初筵篇無此二句念孫案此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引賓之初筵以戒景公前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闌入既醉之詩則大爲不倫其謬一也既醉之詩是說祭宗廟旅酬無筭爵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此二句則與下文賓主之禮也五字不合其謬二也說苑反質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信

犯其禮　知千里之外　可謂折衝矣

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念孫案禮本作樂此涉上文不知禮而誤太師掌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引晏子竝作欲犯其樂

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案此文本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知衝即折衝也知折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

記、荀子勸學篇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折作知、宋元明本皆如是、俗本依荀子改知為折、辯見經義述聞是其證也、舊本知下脫衡字、而後人不知、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加可謂折衡矣五字、謬矣、高注呂氏春秋云、衝車所以衝突敵軍而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故曰不出於尊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作知衝者借字耳、不當更有可謂折衝矣五字、新序與此同、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六引晏子並作起於尊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冊魏公九錫文注、為袁紹檄豫州文注、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演連珠注、楊荊州誄注、並引作不出尊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

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五字大戴記王言篇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呂氏春秋召類篇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文義並與晏子同韓詩外傳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即本於晏子且據後漢書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皆作折衝千里之外則今本晏子知千里之外知下脫去衝字而知衝即是折衝不當更有可謂折衝句明矣

陰水厥　不知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盧曰陰水厥厥陽文選海賦注引作

陰冰凝陽御覽水亦作冰地部三十三念孫案盧讀陰水厥陽爲句非也此文本作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海賦陽冰不冶本此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日之冰也言不見日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水厥誤也

不知以告晏子案不知上脫公字

發其視之

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其視之念孫案發其視之本作發而視之今本而作其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器物部六獸部八玉海十四引此並作發而視之一本作乃發視之亦後人

以意改

棄國　齊公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　是

則　孤其根以下三句　不問墜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念孫案棄國本作失國此後人依說苑敬愼篇改之也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卉部四竝作失國齊公問焉齊字涉上句走齊而誤當從御覽作景公問焉治要作齊景公問焉亦衍齊字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案類聚御覽竝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於此乎道由也言何由至於

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今既從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言奚、既言棄國、又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

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案則本作以是、以是二字、乃推言其所以無輔弼之故、今本作是則、亦後人以說苑改之、羣書治要類聚御覽並作是以、今本類聚脫以字、御覽脫是字、唯治要不誤、

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案羣書治要作孤其根萃密其枝葉、春氣至、僨以揭也、

僨仆也揭蹶也大雅蕩篇顛沛之揭秋蓬末大而本小故春氣至則根爛而仆於地類聚御覽並作孤其根本留其枝葉今本云云亦後人以說苑竄改說苑作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蓬之根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浮置於地大風舉之乃戾於天故言飛蓬也說苑言拔蓋考之不審矣曹植詩云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又云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可見蓬轉而飛不得與根荄連是折而非拔也司馬彪詩云秋蓬獨何辜飄颻隨風轉長飈一飛薄吹我之四遠搔首望

故株遂然無由返若蓬遇風而拔則故株隨枝而逝安得云撞首望故株邪念孫案程說甚核又案晏子作孤其根荄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作惡於根本美於枝葉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斯兩失之矣

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案墜本作隊隊與隧同廣雅曰隊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隧道也溺者不問隊謂不問涉水之路故溺也不問隊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篇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楊倞曰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後人誤以隊爲顚墜之墜故妄

加土耳羣書治要正引作溺者不問隧

脫文六

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念孫案不計之義初學記文部引作不法之禮上有反命門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命門弟子之語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爲何人語矣外上篇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載此事亦云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

孫醞

減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念孫案[illegible]當作廉醮字之誤
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云有
母[illegible]家語
六[illegible]之[illegible]矣文選王
褒[illegible]太[illegible]並作廉醮

嬰誠革之

嬰誠革之廼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念孫案誠讀爲請請革改也向者不辭而入今者糞灑改席而禮之則改乎向者之爲矣晏子以此爲請故曰嬰請革之也請與誠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趙策趙王謂樓緩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

平新序善謀篇誠作請墨子尚同節葬明鬼非樂諸篇竝以請爲誠此誠之通作請者也吳語員請先死請問戰奚以而可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請竝作誠此又請之通作誠者也

養其親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念孫案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身伉其難也今本及作其卽涉伉其難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引此竝作養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同

內篇雜下

女子而男子飾　賣馬肉於內　踰月

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念孫案、飾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上文女子而男子飾者、是其證、此者字與下者字不同義、非複也、說苑政理篇有者字、

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縣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賣與鬻同、字本作賣、從貝𡕒聲、𡕒古文睦字、賣與賣不同、賣莫邂反、字本作𧶠、從出買聲、御覽引晏子正作鬻、盧曰、內御覽作市、資產部八、似非、念孫案、作市者是也、縣牛首於門、喻服之於內也、賣馬肉於市、喻禁之於外也、則當作市明矣、若云賣馬肉於內、則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三內字而誤、

踰月而國莫之服案踰月本作不踰月不踰月言其速也若無不字則非其旨矣御覽引此正作不踰月說苑作不旋月文雖小異而亦有不字

棄去之

下車而棄去之念孫案而棄去之本作棄而去之謂棄車而去之也今本棄而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太平御覽車部二引此正作棄而去之說苑政理篇同

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

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念孫案既言斷其頭則無庸更言殺之殺之二字

後人所加也說苑辨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恐斷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斧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

不踊　俗者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孫曰踊說苑作通言不到也踊當是通之誤念孫案作踊者是也成二年公羊傳蕭同姪子踊于棓而闚客何注曰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然則踊于棓卽登于棓故何訓踊爲上也此言不踊亦謂臺成而公不登也說苑辨物篇作

通者非字之誤即聲之通孫以不通爲不到失之

有梟昝者鳴盧曰者字衍昝鳴夜鳴也念孫案盧說非也古謂夜曰昝或曰昝者莊子田子方篇曰昝者寡人夢見良人是也後弟六云夕者瞢與二日鬬夕者與昝者同則者非衍字明矣說苑辨物篇亦作昝者

室何爲夕

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念孫案以下文立宅立宮例之則室上當有立字而今本脫之

公瞢二日與公鬬　故病將已　以臣之言對

公瞢二日與公鬬不勝念孫案此當作公瞢與二日鬬

不勝與上文文同一例不勝謂公不勝也今既顛倒其文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祀典篇亦作公夢與二日鬬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案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當爲公下文占瞢者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卽用晏子之言則此文本作公病將已明矣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瞢而誤太平御覽疾病部六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通義同

占瞢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孫依

今本作占嚮以占之言對云風俗通占作臣非念孫案作臣者是也此言以臣之言而出之占書者之口故有繇若使臣自言之則公必不信也後人不達而改臣之言爲占之言謬矣元刻本及太平御覽並作臣之言

成陰

張袂成陰揮汗成雨孫曰陰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據下云成雨則此當作陰念孫案張袂成帷揮汗成雨甚言其人之衆耳成帷與成雨其意本不相因齊策云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成帷成幕與成雨意亦不相因也今本作成陰恐轉是後人以意

改之、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成帷、則本作帷明矣、

晏子將楚　楚聞之　爲其來也

晏子將楚、念孫案將下脫使字、本或作晏子將至楚、此因下文有晏子至楚、而以意加至字耳、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並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晏子將使荆、今據以訂正、

楚聞之謂左右曰、案楚下脫王字

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案爲其來、於其來也

古者或謂於曰爲說見釋詞

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　寵以百萬以富其家

念孫案之賜當作賜之寵以當作寵之與上文文同一例如今本則文義參差矣說苑臣術篇正作賜之寵之

相相然

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

念孫案相相二字於義無取相當爲相音忽說文相高皃從木曶音忽聲故山高皃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相故相誤爲相此言望之相相然下言登彼相相之上則相爲相之誤明矣

怨利生孽　維義可以爲長存

怨利生孽孫曰左傳怨作蘊昭十年杜預注蘊畜也孽妖害也蘊與怨聲相近然据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則怨字直是怨惡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可見念孫案孫說非也爭利而相怨可謂之怨人不可謂之怨利若以怨爲怨惡則怨利二字義不可通矣左傳作蘊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也大戴記四代篇委利生孽委亦蘊也蘊怨委一聲之轉前諫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無蘊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書固以怨爲蘊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曰怨讀爲蘊

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利、乃淵如皆不之省而必以怨爲怨惡、葢淵如之意、必欲謂晏子春秋在左傳之前、凡左傳之文與晏子不同者、皆是左氏誤改晏子、故必訓怨爲怨惡以異於左氏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也其音義中多有此論皆不足深辯、

維義可以爲長存案當作維誼爲可以長存、今本爲字在可以下則文義不順、

慶氏之邑足欲至所謂幅也　與晏子邶殿至

何獨弗欲

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今本脫民字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元刻本曰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闕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改或本爲正文而改今本正文入注云文選六代論五等論兩注並引諺曰前車覆

後車戒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足欲以下竄易之元刻不知此爲本文而反以爲或本然猶幸有此異文今得攷而復之余孫案盧改是也西征賦注歎逝賦注運命論注劒閣銘注並引晏子前車覆後車戒合之六代五等諸侯二論注凡六引

又案上文慶氏亾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初學記人部中引晏子本作慶氏亾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邶殿云云及子尾二字皆後人以左傳改之其標題內之子尾及足欲則亾

四字亦後人所改

安邦而度家

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孫曰、度讀如劇。念孫案、劇家二字義不可通。說文、劇、判也。爾雅、木謂之劇。郭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劇之。字謂度讀爲宅。宅度古字通。說見問上篇度其義下。爾雅、宅、居也。大雅緜傳曰、度居也。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

割地將封晏子

且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念孫案、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也。其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

都昌齊地名也水經濰水注曰濰水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帝六年封朱軫爲侯國北海相孔融爲黃巾賊管亥所圍於都昌也案都昌故城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注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陳禹謨依俗本晏子删去注文以都昌三字而正文尚未改太平御覽飲食部七同太平寰宇記曰都昌故城齊頃公封逢丑父食采之邑晏子春秋云齊景公封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即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既言封晏子以都昌則無庸更言割地此是俗本既脫以都昌三字後人因加割地將三字也書鈔御覽寰宇記所引皆無此三字而陳禹謨又依俗本加之

脫粟之食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念孫案脫粟上當有食字後弟二十六云食脫粟之食卽其證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此竝云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

恨君

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念孫案恨非怨恨之恨乃很之借字也很者違也君與之邑而必不受是違君也故曰必不受以很君說文很

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章注曰。很違也。古多通用恨字。齊策秦使魏冉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違秦也。新序雜事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亦謂違君也。漢書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亦謂違上也。此皆古人借恨爲很之證。

不任

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念孫案不任本作不佼佼與姣同好也晏子乘敝車駑馬見之故景公曰何乘不佼之甚也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毛傳曰僚好貌釋文佼字又作姣引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閒凡好謂之姣荀子成相篇曰君子由之佼以好是姣佼古字通後人不知佼字之義而改不佼爲不任謬矣羣書治要正作不佼說苑臣道篇作不任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太平御覽車部三引說苑正作不佼下有注云佼古巧反

耳矣

倉脫粟之倉炙三七五卯苦菜耳矣孫曰、耳矣前文作而已、與此音相近、念孫案耳矣者、而已矣也疾言之則曰耳矣徐言之則曰而已矣凡經傳中語助用耳字者皆而已之合聲也說見釋詞、

未有老辭邑者矣

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念孫案下矣字涉上矣字而衍、

發書之言曰

及壯、發書之言曰、念孫案此本作及壯、發書、句書之言曰、今本少一書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十引此重一書字

說苑反質篇同、

外篇重而異者

釋衣冠自鼓缶　君子　畏禮義　召衣冠以

迎晏子　用三獻

釋衣冠自鼓缶、念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

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竝引作去冠被

裳自鼓盆甕、御覽器物部三又引自鼓盆甕、今本云云

乃後人依新序刺奢篇改之、

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案子字涉

上下文諸子字而衍、諫上篇曰今君去禮、則羣臣以力

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故曰嬰恐君之不欲也今作恐君子之不欲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無子字

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孫本刪義字云据韓詩外傳九新序無義字念孫案孫刪義字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之儀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注曰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畏禮儀也古書仁義字本作誼禮儀字本作義後人以義代誼以儀代義亂之久矣說見經義述聞禮記此文作義乃古字之僅存

者良可實也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者言禮而儀在其中故文從省耳不得據彼以刪此各本及羣書治要皆有義字

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案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

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案羣書治要作用三獻禮焉於義爲長

泰山之上　三人　天之變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孫本改上爲陽云太平御覽作

陽念孫案山南爲陽山北爲陰管子小匡篇曰齊地南至於岱陰則景公不得置酒於泰山之陽御覽人事部百三十二引作泰山之陽乃後人以意改之元刻本沈本及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皆作泰山之上

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案人字涉上文三人而衍諛臣三與怯君一對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諫上篇亦云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

自是觀之茀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懼乎可讀曰何何可古字通庸亦何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文十八年左傳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傳將庸何歸皆其證也各本[illegible]

作悲涉上文兩悲字而誤今據諸書所引改案天之變三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衍文也下篇曰茀星又將見夢奚獨彗星乎諫上篇曰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此文曰茀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語意前後相同則不當有天之變三字明矣續漢書天文志注引作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困學紀聞六同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作孛又將出彗星庸可懼乎史記齊世家作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皆無天之變三字

正諫

不聽正諫念孫案正與証同說文証諫也齊策士尉以

証靖郭君是也亦通作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不可正諫達鬱篇使公卿列士正諫是也

奏鬷無言

念孫案昭二十年左傳作鬷嘏無言此篇全用左傳則此文亦當與彼同今作奏鬷無言者後人依中庸旁記奏字而寫者誤合之又脫去嘏字耳當依左傳改正

偪介之關

引之曰偪介本作偪邇偪邇之關謂迫近國都之關也今本作偪介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辯見經義述聞

魯陽

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引之曰鳧鴨也鴈鵝也此云菽粟食鳧鴈下云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則鳧鴈乃家畜非野鳥也爾雅舒鳧鶩郭璞曰鴨也廣雅曰鳧鶩䳒也（䳒與鴨同）即此所謂鳧也故對文則鳧與鶩異散文則鶩亦謂之鳧爾雅舒鴈鵝郭璞曰今江東呼鴚方言曰鴈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南楚之外謂之鵝說文曰鵝鴈也鴈鵝也廣雅曰鴚鵝鴈也即此所謂鴈也故對文則鵝與鴈異散文則鵝亦謂之鴈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鵝也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鵝是家畜故歸而取之甚便）漢書翟方進傳有狗

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鵝爲鴈也詳見經義述聞周官膳夫楚辭七諫畜鳧駕鵝滿堂壇兮今本駕鵝下有雞鶩二字乃後人所加與王注不合齊策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鶩有餘粟即此所謂菽粟食鳧鴈也孫以鴈爲鴨云鴈鴨聲相近又引本草鴈肪皆失之

雍門之橚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斲雍門之橚者孫曰說文橚長木皃引之曰此橚字非謂長木皃乃木名也橚即楸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鍇曰春秋左傳伐雍門之楸作萩

同〔襄十八年〕中山經其狀如橚郭璞曰卽楸字也是雍門之橚卽雍門之楸

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　國澤是

念孫案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當作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今本其字誤入上句內則文義不順誰將又誤作將誰案本篇標題曰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誰將二字向不誤則作將誰者誤也〔後第十五云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孰字亦在將字上〕昭二十六年左傳正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案澤古舍字也說見管子戒篇

夜者　子胥忠其君二句　足以爲臣

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盧曰夜者者乃咎之譌夜字衍念孫案盧說非也古謂夜爲咎故或曰咎者說見雜下篇咎者下或曰夜者夜曰夜者故晝亦曰晝者雜上篇晝者進膳是也雜下篇曰夜者公夢與二日鬭本篇弟三章曰夜者寡人夢見彗星與此夜者而三矣然則夜非衍字者亦非咎之譌也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案此文原有四句今脫去中二句則文不成義秦策云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今爲人子臣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

足以爲臣乎案臣上亦當有子字

長患　小寡人　公怨良臣　日不足　扐安

人止之

此國之長患也念孫案長當作常與上下文同一例羣書治要作此治國之常患

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案小本作少此後人不解少字之義而改之也史記李斯傳二世曰丞相豈少我哉曹相國世家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並與此少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少

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能與而同）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念孫案公本作君此涉上文公不能去而誤上文公不能去是指景公而言此文君怨良臣則泛指為君者而言與上句君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君怨良臣

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日不足（元刻本有此三字孫本無）案審見賓客二句皆四字為句日不足句獨少一字且語意未明當依羣書治要作患日不足聽治不留患日不足言其敏且勤也

然則夫子扐寡人止之盧曰扐孫本改助而音義仍作扐亦疑而未定也念孫案扐字義不可通孫改為助是

也羣書治要正作助孫本助字係剜改葢音義先成而剜改在後未及追改音義耳

見不足以知之而

臣問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念孫案不字衍下文臣奚足以知之即其證孫曰言見所不足而能知之非是

君臣易施施讀爲移易移猶移易也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施字竝讀爲移倒言之則曰易施莊子人閒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是也陳氏專國而君失其柄故曰君臣易施

而無衰乎念孫案而即能字也能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淮南人閒篇元刻本作而今本徑改爲能而古字亾矣

非一也

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念孫案非一也本作非一心也與非三心也對文今本一下脫心字羣書治要有

權宗 脫一字

陂池之魚入于權宗念孫案權宗當依說苑政理篇作權家字之誤也

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案君迺反迎而賀臣絕句與上君反以罪臣對文臣下當更有一臣字屬下句讀今本脫一臣字則文義不明說苑亦脫臣字

君之懼

恐君之惶也、孫引說文惶、恐也、念孫案此惶字與惑同義、言恐君爲子之所惑也、惶惑語之轉字亦作遑後漢書光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不知所歸是惶與惑同義淮南道應篇作恐公之欺也欺與惑義亦相近、

外篇不合經術者

道哀

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念孫案道當爲遁字之誤也、遁與循同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篇曰、不淫於樂不遁

哀卽循哀也問下篇晏子逡遁而對又曰晏子逡遁對外上篇晏子遵循而對是遁卽循也管子戒篇桓公蹵然逡遁小問篇公遵遁亦以遁爲循　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說見諫下篇脩哀下

路世之政單事之教

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元刻本如是、別本單作道孫云言市名于道路一本道作單非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爲癉爾雅癉病也字或作癉大雅板篇下民卒癉毛傳曰癉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逸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管子四時篇曰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露古字通路、敗也、尹知章注、路、謂失其常居、失之、　言此三者以之

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孫以路爲道路失之、

嬰爲三心

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念孫案嬰上當有非字言嬰所以事三君而得順者非嬰爲三心乃三君爲一心故也上篇曰嬰之心非三心也是其證今本脫非字則義不可通、

譏之

今某失之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念孫案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君子不

及人以爲師故此曰夫子譏之是吾師也

處君之中

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念孫案處君之中本作處君子之中下文曰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是其證今本脫子字則義不可通

爲何者也　何以老爲妻

出於室爲何者也念孫案當作何爲者也雜上篇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下篇王曰縛者曷爲者也文義並與此同　言此出於室者何等人也今本作爲何者也則文不成義韓詩外傳正作何爲者也

位爲中鄉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宋當作何以老妻爲言富貴如此何用老妻爲也今作何以老爲妻則文不成義韓詩外傳作何用是人爲文義亦同

今日

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凡書傳中言乃今而後者加一日字則累於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七引此無日字

足游浮雲六句　頸尾咳於天地乎

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念孫案足游浮雲上

原有鵬字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不知爲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

又案頸尾咳于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謬謬下謬謬卽寥寥曠遠之貌也故曰謬謬乎不知六翮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謬謬下

立於閭

皆操長兵而立於閭今本操誤作摻依孫本改念孫案下文作立於衢閭則此亦當有衢字而今本脫之衢閭謂當衢之閭也管子輕重甲篇

有餓餒於衢閭者楚策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

伏尸而號

行哭而往伏尸而號念孫案伏尸而號上有至字而今本脫之則敘事不備行哭而往尚未至也則至字必不可少說苑君道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八並作至伏尸而號今本御覽至誤作制文選褚淵碑注齊安陸昭王碑注並作至則伏尸而哭

末章缺文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各本注日

下缺孫本不缺云據太平御覽增而所增之文與元刻本及御覽皆不合乃雜取諸書補入者不足為據今錄元刻於左

公曰章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此元刻也與御覽鱗介部七所引皆合然尚非全文今錄羣書治要所引於左

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

一爲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人之言乎公曰善此文較詳於元刻皆所引至此而止而下文皆未引考御覽人事部六十七引下文亦較詳於元刻今錄於左

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弦章歸魚車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晏子春秋弟二